

神话没有我

著

有人说，海有多深，爱就有多深；有人说，  
我要用比海深的爱，比金坚的情去守护你。  
千百年的爱，千百年的情，只为你而存在。

金有多坚，情就有多坚。

# 楼兰公主

LOULAN  
GONGZHU  
迷城古梦

楼兰公主



珠海出版社

# 楼兰公主

神话没有我 著

 珠海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楼兰公主 / 神话没有我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  
2010.3

(迷城古梦 / 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350-6

I. ①楼... II. ①神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6833 号

---

**迷城古梦 之 楼兰公主**

---

主 编:陈 媛

作 者:神话没有我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青华视觉

---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: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69 字数:777 千字

版 次: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350-6

定 价:107.20 元(全四册)

---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## 引子：

这是故事的开始，也许这是故事的结局。他不知道，他在等。烛火已熄灭。酒杯已见底。他还在等。为了不再错过。为了那个梦。千百年漫长的岁月在他的等待面前投降了。终于，寂寞宁静的小楼响起了他熟悉的脚步声。人影绰绰，深情款款。一件及地红裙。他看着，笑了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|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..... | 梦中梦 | 1   |
| 第二章 | ..... | 四灵镜 | 28  |
| 第三章 | ..... | 封 印 | 56  |
| 第四章 | ..... | 伤别离 | 81  |
| 第五章 | ..... | 阴 谋 | 107 |
| 第六章 | ..... | 重 逢 | 137 |
| 第七章 | ..... | 赌   | 166 |
| 第八章 | ..... | 轮 回 | 188 |
| 第九章 | ..... | 代 价 | 217 |
| 第十章 | ..... | 屠 杀 | 240 |



# 第一章 梦中梦



半生戎马，攻城略地。战功无数，威震四方。他是上天赐给楼兰的礼物，像是屹立天地的一根柱子，撑起了楼兰的天空。此刻他正站在玉公主面前。玉公主仔细看着他。铁一样的眼神，古铜色的皮肤，浑身散发出精武之气。十年了，三千多个日夜，她想起初见他的那天，他也是这般模样。仿佛什么都没有变，一切还是那样。但她知道，很多事，都不一样了。看着他钉子一样站在那里，她莫名有些恼怒。“铁木将军！见到本公主，为何不跪？”

铁木站在那里，面无表情，他高傲的头没曾低下一点。世界上算得上永远的东西不算太多。但他的笔挺，似乎可以说是永远。笔挺地站着，不死不休！冷冷道：“陛下曾说过，铁木要永远笔挺地像杆枪一样！守护我们的家园。至死方休！请公主见谅。”

玉公主听到他提起自己的父亲，先前的恼怒黯淡了不少。被悲伤取代，因为她的父亲已经不在，为了她未来的自由和快乐，他死了。想到这里，她神情悲怆，半晌柔声道：“将军不必挂怀，我楼兰，还要多多仰仗将军才是！”

铁木道：“公主还请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。铁木无能，没能护得陛下周全，





还望公主治罪！”

玉公主走过去，抬头看着他。用她炙热的目光迎向铁木冰冷的神情。半晌解开他的衣服，轻声道：“十年，除了这些伤口。这是你十七岁的时候迎击匈奴中的箭伤，这是你十八岁斩杀流寇留下的刀痕。”她合上他的衣服，“铁木哥哥！你能告诉我，一切都回不去了吗？”铁木看着她悲伤的神情，无言以对。

“铁木哥哥？”她忽然笑了，尽管笑得凄苦，“我有多久没这样叫你了。看来，过去的事情真的回不去了。”

铁木上前一步：“公主放心，铁木会永远守护在您身边，穷尽一生，保护您和您的故土。无论谁敢来犯，铁木立誓，一定让他埋骨楼兰城下。”

玉公主看着他的眼睛，那是一双不会说谎的眼睛，她相信他说的话，尽管说这话的铁木才二十五岁，尽管玉公主也才十六岁，但他们都相信，相信这人间真的有不渝的承诺。

“谢谢你，铁木将军，你千里驰骋，想必一定累坏了，下去好好休息吧！”她挥挥手，木然看着铁木转过身去。看着他健硕的脊梁，想起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哥哥，那些曾经让自己依靠的人。你们，在哪里？

铁木转身退下。玉公主并没有看见铁木的神情。那是一种复杂的神情，夹杂着悲伤和无奈，更隐埋着许多坚定和迷茫。他只能看着自己的手。紧紧握住自己的拳头。“我的命，在我自己手上。”

想着公主脸上的悲伤和无助，他感同身受。像一把刀，割在他心上。“我回来，是来给你幸福自由的一生。历史的那一幕，不会重演。绝不会。”

铁木并不叫铁木，却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名字。人们只知道一个叫铁木的不败将军，十载倥偬，一个弹丸小国，夹在汉朝与匈奴之间，靠着一个铁木，楼兰，始终还是楼兰人的楼兰。铁一样的坚韧，树木一样顽强的生命力，这两样东西，为他赢得了生存的权利，换得了今天的荣耀。但他们却不知道，一切荣耀对他来说，不及公主开心一笑。

玉公主疲倦地坐在王座上，孤独是她唯一的感觉。高高在上的感觉，并



不如许多人想象那般美妙。大汉，匈奴，两个同样可怕的敌人。臣服于谁，反抗谁，对她来说，像是要让她选择砍掉自己哪一只手一样艰难。她的两个哥哥，一个远在大汉，一个身在匈奴，像是遥远天边那一轮明月，只可遥见，不可倾诉。

夜已深，她还是孤独地坐在那里，偌大的宫殿此刻也变得死寂，死寂中她开始沉沉睡去。命运之神从她睡下的瞬间开始了对她人生的戏弄和颠覆。前二十年的拥有和后半生的失去让她今生无言以对。但一切都已注定。谁也无法改变。

大风猎猎，朗朗晴天。这是一个好天气，却绝没有人愿意去回忆这一天。

天空之下，放眼望去，满眼都是荒漠，只有眼前的人，让人相信这还是人的世界。楼兰国王站在那里，表情凝重，他的身前，是黑压压的士兵。手握长戟、长刀、青铜剑，一切原始也不精良的武器。最让他觉得凝重的是眼前这些士兵，对于胜利，他们并不抱多大的信心，只是木然接受保家卫国的使命，也许他们只是想让人知道，他们从军，并不只是为了那吃不饱的粮饷。只是他们的敌人太强大，强大到了连渴望胜利的希望也被压迫。

大汉王朝，冠军侯霍去病。一个霍去病已是万人难敌，何况他的身后，是十万骁骑；更后面，是大将军卫青，是强盛无极的大汉王朝。眼下这些士兵所想，只是给自己剩余不多的生命一个交代。作为一个军人，最荣耀的死是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可现在很多人想的，是战死之后，真能有块马革来裹尸吗？

所以国王神情凝重，如果上天给他一次反悔的机会，他愿意回到一个月之前吗？

那也是一个晴朗的天气。万里无云，天空蔚蓝的像是他们都从未见过的大海一般。那一天，他还坐在他的王位上，接见来自大汉的使者。

楼兰的宫殿虽然不如大汉那般巍峨，但也有它独特的气息，那就是神秘，神秘得让人想要将之永远占据。

“楼兰国王！我奉我大汉朝武帝之命，送上丝绸三千匹，种子两千担，白





银黄金十箱。望国王笑纳。”使者说得很客气，以汉朝当时的强盛，本不需要如此的客气，但使者却这样客气。因为他明白，上天不会眷顾一个人太久，也包括一个国家。天下无敌的人，敌不过岁月的侵蚀。天朝的强大，强不过历史的宿命。强盛的汉朝，也有一个同样强大的敌人，那就是匈奴，一个生养在马背上的民族。想要永远消灭匈奴，就要瓦解掉它每一个修养之地。楼兰、大宛、大月氏。而楼兰，就是这所有地方的枢纽，只有控制楼兰，才能真正控制整个西域，才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彻底消灭匈奴。使者想到这里，嘴角不经意咧出一抹嘲讽的笑意。古往今来，真的有一个民族被彻底征服了吗？只有毁灭，没有征服。他叹息着摇摇头。

楼兰国王接过使者送上的来礼物清单，眉头深锁，若是收下这些礼物，答应汉使的要求，让匈奴得知，领兵来犯，却又如何是好？

汉使见他迟疑不决，朗声道：“国王虽身在西域，却不知听过中原有一句话没有？”

国王望着他，使者道：“鱼与熊掌，不可兼得！大汉与匈奴，势不两立，国王若还想着两面逢迎，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国破家亡！”

国王大惊，还未说话，他身旁一个小女孩却跳了出来，指着使者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这里是楼兰，不是长安。我楼兰国小民弱，却也容不得你在这里撒野。”

使者看着她，一个十五六岁出头的小姑娘，恍惚间似乎觉得她天真的指责与她眼中的深沉太过矛盾。但他只是恍惚间觉察出了一丝诡异，却忘记去思考这矛盾之后，是什么样的渴望。权利？生存？还是对爱情？这一切与他无关。他只是笑笑。玉公主依然怒气冲冲地指着他的鼻子。但他坦然道：“这一位想必就是玉公主了吧！武帝身在万里之外也听闻过公主的倾城之色，今日得见，果然非虚。”

玉公主怒气更盛，不顾这是皇宫大殿，不顾眼前这人背后代表的强权，走上前去，指着他鼻子骂道：“滚！给我滚！楼兰是我楼兰人的楼兰，不是你们

汉朝的，没有谁有权力决定我们国家的存亡！”

使者依旧笑着。天朝风范，尽数体现在他的从容之上。他并不为这姑娘的谩骂而生气，反而有点喜欢她，喜欢她身上岁月懵懂的天真。那种未经历爱恨离愁的天真。只有年轻的人，才有这样的天真。也因为年轻，才不知道这世间许多事都不由自己。

国王轻声喝道：“玉儿，休得无理。汉使见谅，玉儿自小被我宠坏了，刚才多有得罪！”说着国王起身一鞠。汉使笑道：“无妨，玉公主率真可爱，我想没有谁会忍心怪罪她的！”

使者看着玉公主。这一次他从她眼中清晰地看到了深沉，看到了悲伤，海潮一样汹涌的悲伤。那样的悲伤让他哑然，他不明白。

“恕在下冒昧，敢问公主，从小到大，可曾离开过楼兰，又或者，可曾经历过伤心事？”

怒气冲冲的玉公主神色一愣，使者注意到她眼中的悲伤已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圆圆的，清澈的双眼透露着让人怜爱的迷茫。国王道：“使者何出此问？玉儿自小居住在皇宫，从未出过远门。至于你所说伤心事，又有谁从小到大没经历过呢？那不过是成长的财富而已。”

使者点点头。“陛下说的是。人活着总有烦恼，是在下问得笨了。”

一面是天真的迷茫，一面是汹涌的悲伤。使者心中一凛，将这问题埋在心中，抬头望着国王，道：“陛下，我大汉国王已派出使团出使西域，访问西域各国，小人先一步赶来楼兰，一来是送上礼物，希望借此让两国交好，二来，是希望国王允许我使团借道楼兰，不知国王意下如何？”

玉公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人影，在楼兰，她有着别人没有的特权，可以不跪她的父王，可以上殿听政。她所享受的特权，或许并不仅仅是靠她无双的美貌换来的，也不单单像国王说的那样，将她宠坏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是使者心中第二个疑问。

国王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借道楼兰？却不知汉朝使团有多少人？”

汉使道：“万人有余！”

国王惊道：“如此多的人进我国境，钱粮车马，我楼兰国小民弱，怕是负担不起！”

汉使哈哈大笑，这一笑显得有些无礼，却与他的身份很是匹配。“国王多虑了！粮草车马我使团一应俱全，只是路途遥远，所带饮水不多，所以希望陛下能解此之围，我大汉感激不尽！”

国王深锁的眉头终于解开了，却还有一丝担忧，使者像是能看穿他的心一般笑道：“国王放心，我大汉使团只是借道贵国，绝无兵犯之意！”

国王尴尬地笑着，使者又道：“武帝派我来楼兰，其实还有一事，望国王应允！”

国王道：“不知何事？”

使者道：“先前我已经说了，武帝身在万里之外也听闻玉公主倾城之色，平生一愿，便是得见真颜，结百年之好！却不知国王意下如何？”

国王听闻此言，惊慌之色更甚刚才，连起码的推脱之礼都忘记，慌乱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

使者像是意料之中，并无多少失望，脸上反而多了一点肯定。鞠躬道：“如此大事，国王自当考虑周详，小使三日后便要回京复命，希望到时候，国王能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！”说着已经退下。良久之后，国王的脸上还保持着先前的惊慌，久久不散。

使者回到驿馆，一个年轻人早已等候多时，问道：“先生？如何？”

使者脸上浮现一丝担忧。“我只是试探性的一问，国王便已惊慌失措。我可以肯定，玉公主对他来说，不单单只是他的掌上明珠。或许他也知道什么。不管如何，我并不愿意让公主去长安。我看到她双眼中涌出的悲伤，那是岁月留下的伤痕。像是疤痕，太久了。伤口早已愈合，不痛不痒，但已深之跗骨。你能明白吗？”他问年轻人。

年轻人摇摇头。“你的确不会明白。就连我也不懂，那样的伤，经历了多

久才能有那样深的痛。看来,我们还要继续追寻下去!”使者平静的脸上也不禁多了些好奇和期待。

年轻人道:“一切有劳东方先生了!”

东方先生,莫非他就是传说已经成仙的东方朔?若真是他,到底什么事情值得他万里而来?玉公主,似乎不仅仅只是一个公主,那她,到底还有什么身份?年轻人脸上,挂满了迷茫。

乍闻东方二字,玉公主猛然从王座上惊醒。东方,东方朔,传说中那个前知五百年,后知五百年的神人,为何他会出现在自己梦里。她猛地摇摇自己的头,希望借此清醒,却只换得更多迷茫,梦里他们说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个公主,那我,到底还是什么?她走到镜子面前,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,他说我眼中有汹涌的悲伤,他们说那样的悲伤是岁月沉淀下来最深的伤痕。镜子中的她神情憔悴,面色苍白。她苦望良久,却得不出任何答案?

“铁木呢?为什么刚才梦里没有铁木?”想到这里,她更加吃惊,先前所梦,皆是两个月前的事,那一天她记得很清楚,大汉朝派了使者来楼兰朝见,送上无数礼物,只求借道楼兰,穿行西域各国,也提出了让她入汉为妃的要求。她的父皇断然拒绝,更不惜与汉朝决裂也绝不让她入汉为妃。她的父亲对她的爱超越了对这个国家的爱,他给了玉公主一切可以给予的东西,自由、恩宠,她可以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,结交任何她觉得好玩的人,她的父亲,通通不会干涉。很多时候,就连她自己,也觉得奇怪,为何自己能得到如此多的幸福。

可是那天大殿之上,铁木分明站在那里,手握一把形状奇怪的刀。说是刀,却比寻常刀长了许多,刀身巨大,刀背厚实。她想起初见铁木之时,他便扛着这把刀。十年,这把刀也变得更加锋利。每当她看见这把刀,她都能看见一个高大的背影骑在马上,踏着黄沙,渐行渐远。每一次她都在祈祷,祈祷他能回来。

当看见国王动怒辞客的时候,铁木第一个冲上前去,刀锋已经架在了使

者脖子之上，眼神之中代表的是容不得一丁点反抗。偏偏使者看不懂那样深邃的眼神，嘴里喝道：“我大汉……”我字出口，已经身首异处，而铁木，只是回头望了她一眼，眼神坚定，永远不会后悔此刻的举动。所以当他立誓说永远守护楼兰的时候，玉公主深信不疑，去怀疑那样的眼神，太残忍。

先前梦里和那日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唯独少了铁木，而使者，也换成了那神鬼难测的东方朔，到底这梦，代表了什么？“我？到底还有什么身份？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玉公主今天显得特别疲倦，尽管她不想睡，她想要保持清醒，但睡意还是不期而至。偌大的宫殿，仿佛如坟墓般阴森。只有宫殿的一角，一个黑色的身影，睁着鹰一般的眼睛，望着她。憎恨，贪婪，恐惧。带着很多的感觉盯着她。公主渐渐沉睡，他的脸上，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他阴森的白牙，像只躲在黑暗中的猛兽，伺机要扑上去。

大风猎猎，她又回到了先前的大漠，她看见国王穷尽所有去为战士们描绘胜利之后的场面，煽动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留恋。世界是如此美好，活着是如此美妙，所以你们都要活下去。只要你们能活下来，财富，女人，土地，牛羊，我都可以给你们。但必须要赢得胜利，让敌人滚回万里之外。

玉公主站在那里，听着父亲苍白的语言，看着两个哥哥苍白的脸，国王许给他们的承诺，并没能让他们脸上浮现哪怕一点的勇气。因为他们的敌人是霍去病，威震天下的冠军侯。八百骁骑追赶三千匈奴骑兵，歼敌两千，全胜而回。两年后深入匈奴后方歼敌四万，尔后更是只身入浑邪王大营，凭借一人之力喝退数万匈奴人。面对这样的敌人，你能提起胜利的希望吗？

他们都不能，至少在玉公主的眼中，他们都不能。可这一战，不能败，败了连他们的国家，都会顷刻间覆灭。可她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世间没有奇迹，没有谁会永远无敌，永远无敌的是最深的寂寞。上天是仁慈的，它不会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人。寂寞，是上天对人最大的惩罚，这一点，她始终这么认为。

她无惧地走上前去，顶着天空洒下的炙热阳光。她的热情，比这阳光更

热。偶尔的干风吹过，吹起她乌黑的秀发，阳光照耀下她眼中海水般湛蓝的色彩越发迷人。白皙如脂的肌肤更胜天山雪莲花。仿佛上天最完美的雕塑，但完美背后预示着她的结局。“楼兰是我们楼兰人的楼兰，除非楼兰人死光了，否则楼兰永远是我们的家，是养育我们，给予我们庇护的地方，为了这片美丽的家园，我恳请大家，提起你们的勇气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”她的慷慨激昂并没换回多少热情。多数士兵只是将深埋的头略微抬起来了一点，因为他们并不如她这般天真，天真地去相信精神的力量可以左右现实的世界。

他们需要的是看得见的东西，比如更多的士兵，更多的武器，更多的粮草。只有这些才能让他们看到胜利的曙光，而不是一个小姑娘几句天真的煽动。

玉公主涨红了脸，猛然说道：“谁能取了霍去病的首级，我就嫁给他！”

这话如平地惊雷，瞬间让在场万余士兵惊诧地望着她。她却眼神坚定，环视众人。点头道：“你们没听错，谁若是杀了霍去病，我就嫁给他！”

就连国王也转脸望着她，望着这个他从小宠爱有加的小女儿，一时间心中辛酸，很多情感涌上心头。

“若是你们败了，我一样得嫁到汉朝为奴为婢，若谁真能杀了霍去病，一定是个盖世英雄，能嫁给这样的英雄，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幸福。”淡淡几句，将利害得失看得如此通透，这时的她，一点也不天真。若是有文臣在此，一定会感叹她的深思熟虑，疑惑她的双面。而她自己，却浑然不觉。

短暂的喧闹归于片刻的沉寂，沉寂中很多人都在幻想若是能抱得玉公主这样的美人归，是何幸事。无双战功，如花美眷。当兵的大多是年轻人，有了这样让人期待的未来，即使虚幻，也值得用生命去赌博。更何况，没有这样的未来，他们也得去接受战争的屠杀。

沉寂中总有人要爆发，他们不再复先前的颓废和畏惧。高举他们手中的兵器，振臂高呼。一时间，空旷的沙漠中吼声雷动。“公主放心，我一定取霍去病首级回来娶你！”人群中夹杂着许多类似这样的话。他们都被这样的未来

鼓动，在心里许下誓言。我一定要活着回来。

天到底无情还是多情，真的只有天知道。就好比问一个人，是失去痛苦还是从未得到痛苦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。是看着她为你而死，最后留给你一世冰冷；还是看着她牵着另一个人的手，幸福地走上她和他的路。一个痛彻心扉，一个落寞无言。其间滋味，非经历不能明白。这是无解的问题，却始终有人在追寻。若是你明白，在天命的面前，任何人其实都没有选择，也许你就不会去追寻。

此刻的上天忽然眷顾这些人，给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。但当现实打碎你的梦，你会嘲笑自己的幼稚。也许几天后，当他们临死之前，当他们看见霍去病的十万铁骑的时候，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虚无的勇气在现实的残酷下根本不值一提。

塔里木河，对于楼兰，就像黄河对于汉朝一样重要，他们将它视为生命最深的信仰。所以当这万余人准备出征的时候，所有人，包括国王和两位王子，全部朝河而拜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河水亘古流淌，在永恒的漂泊中寻找存在的意义，而人呢，现在这些匍匐在它脚下的人呢，他们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吗？大多数不知道，只是木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和鞭笞。

烈日下玉公主并没有看见他，他太不起眼，黑黑瘦瘦，不高不矮，众人沉默，他沉默，他们怒吼，他依旧沉默。因为他的誓言是最深的。他的誓言不是要回来娶公主，而是要永远守护公主，守护初见她的那份天真。现实容不下天真，而梦想却可以包容天真。他相信，他不骗人，只要说了，他就会做到。“我不会让汉朝的军队踏进我楼兰一步。楼兰，永远是楼兰人的楼兰！我用我的生命起誓，不死不休！”

那天她记得很清楚，万里晴空忽然天雷大闪，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场景，而国王曾见过。他不安地看着天空，默默地祈祷。片刻后天空暴雨滂沱，平静的塔里木河也开始汹涌澎湃。他们战栗地感受上天莫名的愤怒。这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支整齐的军队，没有因为暴雨而有丝毫凌乱。当先一骑奋蹄



至城楼下。一少年将军，黝黑的皮肤，健硕的身躯，执长枪于马上，威风凛凛，人神皆惧。并没有他们事先想象的十万骑兵，只是数千战马奔腾的声音，已让他们心生胆怯。长枪缓缓抬起，枪头指着城楼上的国王：“武帝一心与你楼兰修好，你却杀我使者，这是何道理？”未报姓名，他们已知道他就是威震天下的冠军侯——霍去病。

没人答话，道理有时候不是用嘴说的，是靠拳头打出来的。霍去病这一喝，不少楼兰士兵已是肝胆俱裂。国王在城楼上望着他，绝望地回头看了一眼宫殿，她的女儿在那里等他凯旋。可惜，她或许永远等不到了。

半晌后霍去病又是一声大喝：“霍某非好杀之人，若是你们答应投降，我保证秋毫无犯！”等待他的还是沉默。还未战，气势上已经全胜，这样的战争，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

见还是无人应答，霍去病道：“我给你们时间考虑，日落前若还不投降，楼兰人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！”说着拔马掉头，一步步往回走，全然无视城楼上百名攻弩手手中的利箭！

凭借他一生不败的战功，又怎会将楼兰小国放在眼里。他眼中的敌人，只有祁连山上的匈奴军队！国王垂头丧气地看着他的士兵，一切都是泡影，一个霍去病已经将他们彻底打败了，何况他的身后，还有数不尽的骑兵精锐。

“我们，投降吧！”国王几乎扔掉手中剑，对着周围人说道。

“不！”天空划下一道闪电。国王心里也划下一道惊雷。玉公主尖利地叫道。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从皇宫跑到这里。急匆匆地跑上城楼，用她眼中的坚定去对视她父亲眼中的无奈。“我们要战斗！即使死，也是战死！”她的声音听来总有一种煽动性和迷惑性，似乎她的天真可以感染很多人，让每个和她接触的人都相信世间真有奇迹

“女儿！父王从小对你恩宠无复，但你不仅仅只是我的女儿，你是楼兰的公主，你有义务，为国家去牺牲，你明白吗？”玉公主看着她的父亲，恍惚间从

未有过的陌生。她明白,却宁愿不要明白。她的眼神变得愤怒,最后剩下绝望。“不!”她绝望的尖叫划破天际,也划破她父亲的心。

“我不要嫁到长安。我不去,我不去!”她的力气全都没了。脆弱地蜷缩在地,靠在墙角,捂着头。在她心里深处,有一股莫名的力量,牵绊着她,让她留在楼兰,让她等候在这里。但等待什么,为什么要等,等到什么时候,她却一无所知。就连这等待,也仿佛与生俱来,与她不离不弃。

国王站在那里,看着地上痛哭的身影,心如刀绞。他努力让自己看来更像一个国王:“女儿,如果你不去,明天之后天下再没楼兰。你是我的女儿,我不愿意和你万里相隔。但你不仅是我的女儿,你是公主,我也不仅是你的父亲,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。我们都有责任,去为它牺牲。这是你我的命,生来注定。”玉公主擦了擦脸上的眼泪,仰头看着她的父亲。在她印象中,国王从未如此严厉。

“不!我的使命不是这个,我的使命不是嫁到长安。不是的,不是的。”她捂住自己耳朵,近乎疯癫地自言自语。国王也从未见过她如此痛苦和伤心,他心里挣扎许久,终于柔声道:“我的玉儿,你的使命,的确不是这个。”他心头默默说道,爱怜地摸着玉公主的头。“罢了!”国王的确很爱她,对她的爱超越了对这个国家的爱,他是一个好父亲,却不是一个好国王。已经松了的手忽然紧紧握住剑,站在城楼最高处,大声吼道:“谁敢犯我国土一步,我一定让他埋骨城下,不相信的就来吧!”

这句话等同于向汉军宣战。一时间,所有人脸上都换了一种神采,即使死,也要死得像个军人。霍去病听闻此言,缓缓转过身来,目光如鹰,割在国王身上,似乎在审视他的勇气来自何处。“那就休怪我无情了!”马鞭一甩,烈马悲鸣,前蹄离地,他身后数千匹战马似乎听到了战争的号角,通通嘶叫起来!

“父皇!”玉公主叫道。国王却再没回头:“玉儿,这是父皇最后能给你的。今后的路,你一定要坚强。”空空荡荡的声音。玉公主不安地看着父亲的背影。